

# 皇太极入关，明朝却在窝里斗

历史天空

办公室读清史

砍柴人著  
新世界出版社友情推荐

## [内容简介]

本套书推演了努尔哈赤四弟、杀子；皇太极构陷兄长、逼母殉葬、计除四大贝勒；多尔衮险境求生存、让位不让权、剪除政敌；顺治清洗都察院、清算旧账、调查腐败大案；康熙夺权、平定三藩、平衡两党、调和九子之争；雍正暗地经营，弱势胜出，整顿残局等历史事件。作者以立体还原的手法，力争内容详实逼真；以无爱无恨无立场的原则，合情合理地阐述这段历史中每个人成败得失。

## [上期回顾]

当袁崇焕杀了毛文龙后，才发现皇太极根本就是在“逗”他玩。不仅导致军心涣散，皇太极反而少了一个对手。

自从袁崇焕擅自杀掉毛文龙，断了阉党圈子的财路后，阉党圈子里的侍郎温体仁、周延儒等人，利用袁崇焕上任后，不断缺饷、宁远兵变、锦州兵变、主张议和、擅杀毛文龙这些事，大做文章，天天给崇祯洗脑。

三人成虎，众口铄金。皇太极绕道入关，一直打到了北京城下，这让阉党圈子里的人抓住了袁崇焕的把柄，大做文章。袁崇焕本来带辽军前来支援北京，却被崇祯拿下，打入大牢。

东林党圈子里的人在袁崇焕下狱后，也没有找到有力的证据，证明袁崇焕无罪。他们能做的，就是跪求崇祯。

没有人比祖大寿更了解袁崇焕忠君爱国、一心抗金的思想。他想不到，在这个关键时刻，崇祯皇帝会相信一群小人的话，对在外挨冻受饿、冒死为国抗敌的人下此黑手。他和袁崇焕是一条线上的蚂蚱，袁崇焕做过的事，他都有份儿。

祖大寿目睹了崇祯皇帝荒唐、独裁、残暴、专断、拙劣的一面，也看到更多的人，为了自己所在圈子的利益、自己的前途，不顾国家利益、他人生死的卑鄙、龌龊的行为。他知道，自己多说一句，就等于把脖子伸到铡刀之下。

祖大寿用沉默保住了他的性命。出城之后，他忍痛向三军宣读袁崇焕被捕下狱的文件。辽军将士没想到，千里勤王、拼死杀敌的结果会是这样。

满桂成为统领各地援军的总指挥。因为他和祖大寿在袁崇焕帐下听差时，意见相左，闹过许多矛盾。现在满桂成为祖大寿的上级，肯定要报复祖大寿。满桂天生匪性十足，他见军中无粮，又不想学袁崇焕向崇祯伸手，就派士兵扮做辽军，到郊区农民家里抢，让农民把这些烂账都记到了祖大寿头上。农民对辽军自然不好，经常朝他们扔石头，找他们出气。

辽军在北京城下成了落入后娘手里的孩子，要吃没吃，要喝没喝，还经常挨打挨罚受窝囊气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辽军将士一致要求退回锦宁，把北京交给领导眼里的那些“高人”吧。一心报国的祖大寿，此时对明政府，对崇祯，已经从失望变成绝望。在12月4日清晨，他带领余部15000余人，离开伤心之地，向山海关进发。

北京防总孙承宗，听说祖大寿带领本部人马撤出防区，非常吃惊。他对祖大寿印象不错，也知道祖大寿的能力，认为对付皇太极，缺他不可。于是，孙承宗给祖大寿写了一封信，派人送去。

送信的人，追上祖大寿之后，说明来意，并递上孙承宗的亲笔信。祖大寿看完信，对来人说：“我和袁督师听到后金兵绕道偷袭北京的消息后，毫不迟疑，连夜带兵救援。当然，作为军人，杀敌保国是我们分内的事，不求厚赏，但也需要支持吧？我们拼死保卫北京，北京城里的人怎么对待我们的呢？自己人打自己人。”

祖大寿和他的手下说的都是实在话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不走才是傻子。来人没办法，只好回去把祖大寿的意思禀报给孙承宗。

孙承宗也是干着急，没办法。兵部尚书梁廷栋见辽军撤去，城外成了一片布满垃圾的空地，心里也没了底，毕竟皇太极还没有走。为了推脱责任，他赶紧跑到崇祯皇帝那里报告情况。梁廷栋窝里斗还行，外战不成。他对崇祯说：“我手下的余大成早就料到祖大寿会造反，估计他早已经想好了对策，我们问他吧。”

崇祯命人来找余大成，余大成说：“祖大寿虽然走了，但不是造反。如果他造反，应该投奔皇太极，而不应该回锦州。他之所以回去，还是因为担心受袁崇焕牵连。”

崇祯还指望辽军保卫北京呢。“怎样才能让祖大寿回来呢？”

余大成说：“现在祖大寿只听袁崇焕的话，只要袁崇焕让他回来，他就能回来。现在可以派人和袁崇焕商量，叫他写封信给祖大寿，劝他回来保卫京师。”

虽然崇祯一口咬定袁崇焕罪不可赦，但为了保命，也只有厚着脸皮派余大成到监狱里找袁崇焕。余大成见到袁崇焕，说明来意。

袁崇焕说：“以前，祖大寿之所以听我的，那是因为我是督师，我们是上下级关系。我现在一不是兵部尚书，二不是蓟辽督师，而是无官无职的罪人，祖大寿是一方总兵，凭什么听我的？我让他回来他就回来？”

余大成认为袁崇焕这是在说气话，谁不知道他和祖大寿的关系非常铁，只要他说一句话，祖大寿肯定能回来。当然，余大成也认为袁崇焕是冤枉的，但是，他爱莫能助。他这次来，是想借袁崇焕之手，召回祖大寿，赶走后金兵，完成领导交办的任务。

余大成了解袁崇焕的性格，也知道他的弱点。个人生死对他小事，国家安全是大事。于是，他说：“袁公，您孤胆忠心，请命出兵，以一己之力对抗后金，不顾个人生死，也不是一天两天了。天下人，谁不知道您的忠义，哪个不知道您的品质？只要是有利于国家的事，生死都是不值一提的事。死有两种死法，一是死于阵前，二是死于犯罪，哪一个是值得的呢？”

余大成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，抓住袁崇焕的弱点，声情并茂地一通劝说，还真把袁崇焕说动了。袁崇焕言辞诚恳地给祖大寿写了一封信，劝他别给自己添乱，马上回来抗敌。

祖大寿接到信。当他见到熟悉的文字，措辞诚恳的劝导，不禁泪如雨下。想当初，他犯下死罪，老领导孙承宗

宗爱惜他是一个人才，派袁崇焕四处斡旋，使他免于丧命。不过祖大寿也担心，他和袁崇焕的关系好，路人皆知。现在他们拿袁崇焕开刀，他也不会有好果子吃。所以，他在回与不回之间，很犹豫。

这时，祖大寿80岁的老母亲发话了。“儿子，我们现在之所以走到这一步，都是因为袁督师被抓引起的。现在，袁督师虽然被抓，但还没有判刑啊。你要想报答袁督师的救命之恩、知遇之情，最应该做的，就是回去解北京之围，立下战功，然后，在皇帝面前，说明袁督师的情况，替他求情。”

祖大寿是个孝子，对母亲的话一向是言听计从。于是，祖大寿掉转马头，回北京杀敌立功，解救袁崇焕。孙承宗也清楚祖大寿这次行为按律当诛九族。为了保证祖大寿的安全，他秘密派人联系祖大寿，叫他写了一份说明材料，陈述他撤兵的理由。孙承宗再把这份材料交给崇祯，看看崇祯的意思。

祖大寿写了一份详细的材料，说明他不得不撤兵的理由。崇祯心里也清楚，袁崇焕根本没有谋反之心，更没有谋反的行动。但是作为皇帝，已经把袁崇焕定罪下狱，整得他人不是人、鬼不是鬼。如果因为后金兵的压力，放袁崇焕出来，万一袁崇焕真的因为他失望，反了怎么办？还有，在大明这个圈子里，他是皇帝，皇帝是一贯正确的，不可能犯错误。如果承认自己也会犯错误，领导的权威何在？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和面子，证明自己一贯正确，这个袁崇焕非杀不可。

杀袁崇焕，虽然不是国防的需要，却是管理圈子的需要。祖大寿没有罪，但认罪态度较好，把领导的错误全变成他的责任，崇祯喜欢这样的员工。于是他假装仁义，下诏赦免祖大寿，希望他好好表现，再立新功。

# 李奇和王艳在家中的地位悄悄逆转

家庭婚姻

婆媳

李奇进了屋，想起昨晚和王艳闹别扭，紧张关系还没有消除。他灵机一动，想到了既不向王艳道歉，又能打破他们之间僵冷状态的方法。他按照习惯，先去厕所洗了澡漱了口，然后进了卧室。房间里没开灯，李奇脱了衣服上了床，用手在王艳的背脊上，像是碰，又像是抚摸了一下：“王艳，给你说一件事儿……”

王艳听了他的话还是没动。李奇只好出“绝招”了，说：“你知不知道，吴月娟的老公被抓了！”王艳的背脊像被跳蚤叮了一样耸动了一下，很快又静止不动了。

李奇心里一阵恼火：不理我就算了——想让我像以往一样向你低三下四地道歉，没门儿！李奇背对着王艳睡下了。

清晨，李奇被王艳拍醒了。王艳昨晚没有睡好，一是为这次吵架李奇的态度，二是因为吴月娟。虽然开始有些幸灾乐祸，但后来还是担忧占了上风——吴月娟年纪轻轻又拖着一个孩子，该怎么办呢？想到现在自己的境况已经反超吴月娟，王艳就更有同情吴月娟的底气和必要了。最后，王艳决定：明天白天去探望一下吴月娟。

王艳没睡好，又没梳洗，为了表示自己还生着李奇的气，还拉着一张脸，于是刚从睡梦中苏醒的李奇看见了一张“丑陋”的脸！李奇惊恐之后有了一种被欺骗的感觉：她王艳算是美女吗？他妈的我这么多年是不是被骗了！王艳装作没好气地问：“你说吴月娟的老公被抓了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李奇定了定神，把事情的原委说了。一场家庭纠纷就这样轻松化解了。

不知不觉间，李奇和王艳结婚已经七年了，孩子就快六岁，明年就要读小学。今年是李奇的本命年，三十六岁的他正是男人的“黄金年龄”，加上事业有成，处处显出成熟与成功男人的独特魅力。自从和王成合作

后，李奇的收入大幅提高，他已经有能力满足王艳的愿望。事实上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王艳的物质欲望越来越低。很快就要步入中年的她已经很少逛时装店，每天除了伺候孩子吃喝拉撒和辅导他学习外，就是一个人窝在家里看肥皂剧。李奇没想到一个女人到了某个年龄段后会这么好“养”——当然，他对此挺乐意。他的收入锐增，而王艳的花销下降，他就可以多花钱供自己享受。他换了一辆新车，开始穿太子龙的西服打金利来的领带，开始出入这园儿那园儿吃饭……现在他和王艳一同出去，别人再不敢说他什么了！第一次，他在“形象”上与王艳匹敌了！

没过多久，他们就换了一套新的三居室，地段好，光装修就花了十多万元。搬家公司，原来的老房子空了出来，李奇就兑现自己的诺言，把老太太老太爷接到了城里。当然了，整个事情并不是那么容易，在实施的过程中遇到了阻力。阻力有大有小。小的阻力来自父母：不管李奇怎样费尽口舌地说，怎样声嘶力竭地讲，老太太老太爷都不相信：在他们眼里，儿子就是媳妇身后的一条应声虫，是她手里的一个软柿子——这虫还能变成龙，柿子还能变成石头？李奇说到最后就火了，直接把钥匙拍在他们面前，说：“这是老房子的钥匙，你们自己去看吧，看看现在有没有人在里面住！”老太太老太爷被李奇的动作给怔住了，再一看桌上的钥匙——见了钥匙如同见了实证！老两口这才相信了李奇的话，拿过钥匙，高高兴兴地随着儿子搬到了城里。

大的阻力自然是来自王艳。说起来，这次买房子以及装修，出钱的是李奇，跑腿的却是王艳。她跑遍了市里大大小小的楼盘，终于决定买“今日花园”的房子；买下来后，又去请装修公司设计装修……将来搬了新家

后，王艳也有自己的打算：就是把小辉的外公外婆接到市里来。父母年龄都不小了，而且身体都不大好，把他们接到市里来好照应。

她去和李奇一说，李奇却没有反应。王艳问：“怎么，你打算租出去？最多也就租三四百块钱，没什么必要啊，我们也不缺这点钱！”李奇摇摇头，说：“不是……”王艳疑惑地问：“那是为什么？”

李奇说：“是这样的——我早就答应过小辉他爷爷奶奶，买了新房子后，就把旧房子给他们二老住……”

王艳一听这话就生气了，说：“哦，你的父母是父母，我的父母就不是父母了？”

李奇说：“你不要着急嘛！你想想看，你爸你妈毕竟是住在县城里，离市里很近，有什么事情开车两个钟头就到了。可我爸妈住在乡下，开车回去要四五个钟头——如果遇到下雨，那黄泥巴烂路，连车都开不回去！他们二老年龄也不小了，万一遇到点什么事，到时候不是干着急？”

王艳冷笑了一声，说：“哦，哦，都‘你爸你妈’、‘我爹我妈’的分得这么清楚了！怎么李奇，你现在发达了，是想和我分家过了吧？”王艳说完带着怒气盯着他看。

李奇有些生气了，说：“王艳，我现在是和你商量事情，你乱谈这些干什么？我什么时候想和你分家了？有什么事情我们就好好商量，说这些气话有什么用！”王艳说：“你这是商量吗？你这是独断专横！”王艳说完把头偏向了一边不再说话。

李奇没被她的扭头不说话吓着，心想：反正这次不管怎么样我也要把我的父母接到城里来！他们吃了一辈子苦，我也该把他们接到城里来享享福了！李奇思量了片刻，说：“你看这样行不行？还是把小辉他爷爷奶奶接到老房子里住。咱们这边的新房子是

一套三，反正也住不完，干脆就把小辉他外公外婆接来和咱们一起住……”

王艳一听，觉得似乎也只能如此了。现在再不能像以前一样，事事都压着李奇服从自己的意愿——有时候也需要彼此妥协，要不然就只有闹僵。再说了，如果让自己的父母去住老房子，李奇的父母万一来了，就只有住在他们新家里——那样就更让人受不了！

事情就这样由妥协而得到了解决。

哪知道王艳回去和父母一说，他们却不同意搬来和女儿女婿一起住。

他们在老县城里住惯了，有很多熟人和朋友。尤其是王艳的爸爸，有很多牌友棋友。如果搬去了市里，怕是要闷出病来。王艳的妈妈就说：“算了，你们有空多回来看看我们就行了。再说了，小辉现在越来越大了，不可能一直跟着保姆睡。你们虽然是三居室，但我们要是去了，还是不够住……”

王艳就埋怨说：“都怪李奇，偏要把他的父母接到城里来！”王艳的妈妈说：“艳艳你不能这样说！那是李奇的亲爹亲妈，他们老两口把李奇供出来也不容易。现在李奇有能耐了，把他们接到城里来享享福也是应该的！以后小辉长大了，你也希望他这样对你嘛。”

一提到儿子，王艳的心就变得柔软的。静静地一想，发现妈妈说得也不无道理，就不再说话了。

这几年，李奇在科室里的地位越来越稳固了。他有能力，又有严局长这个大靠山；和各位医生经济利益最相关的器械商王成，又是他的铁哥们——这种种加到一起，由不得大家不尊重他。这些年，李奇又特别注意搞好和黎院长的关系。每年春节、中秋节，以及黎院长每年的大寿之日，他都会送上一份鼓囊囊的红包。

李奇和武主任的关系却渐渐显露尴尬。